

Fantasy series



汉末浮生记

● 袁原驰骋 下

龙鹰凌 ◆ 著

广西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悦孕雪数据

汉末浮生记之袁原驰骋穴、下册 雪裁鹰凌著 援—南宁：
广西人民出版社，圆园原年

腾龙奇幻书系雪

陈月苑原园怨原园缘原原缘

I 援又 援援 II 援龙 援援 III 援科学幻想小说 原中国 原当代
IV 援 圆原援缘

中国版本图书馆 悦孕数据核字 穴园原第 园原原号

策 划：彭庆国

责任编辑：杨 冰、张聘梅

特约编辑：刘 智

封面设计：黄 浩

汉末浮生记之

袁原驰骋穴上、下册 雪

龙鹰凌 著

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广东惠阳印刷厂印刷

邮政编码：缘园原

圆园原年 远月 第 员版

南宁市桂春路 远号雪

圆园原年 远月 第 员次印刷

愿毫米 伊元愿毫米 员

圆印张 源千字

陈月苑原园怨原园缘原原缘 苑元 定价穴、下册雪 猿元



目 录

下 卷 东征西伐

第一章	世之虎臣	六零
第二章	一箭双雕	六零
第三章	噩耗迭至	六零
第四章	灵谷诗韵	六零
第五章	神弓射日	六零
第六章	昆仑鏖兵	六零
第七章	险恶用心	六零

Fantasy series



下卷

东征西伐



第一章 世之虎臣

初平元年春三月，我与曹操回军酸枣。是时关东联军有十余万屯驻在此，营辕连绵几十里，刘岱、张邈等人每日置酒高会，不图进取。曹操劝进道：“诸君听吾计，使袁勃海引河内之众临孟津，酸枣诸将守成皋，据敖仓，塞轩辕、大谷，全制其险；使袁公路率南阳之军军丹、析，入武关，以震三辅；皆高垒深壁，勿与战，益为疑兵，示天下形势，以顺诛逆，可立定也。今兵以义动，迟疑而不进，失天下之望，窃为诸君耻之！”

刘岱等因曹操失败，不忧反喜，他们各有心思，哪里会听得进去呢？终不为用。

曹操兵微将寡，迫于无奈，在拜会过好友张邈之后，准备赴扬州募兵。临行前，曹操叹道：“当初为兄在朝典军，颇得董卓信任，拜为骁骑校尉，别领部众，若操有心为虐，想来今亦有上卿地位，哪得此间狼狈！”

我笑道：“大哥，自古正邪不两立，若你果助民贼，即便猖獗一时，也必速亡。如今兄长秉义直行，维护汉统，海内仰慕，袁绍等人挟私忘公，隔岸观火，迟早有一天会被人收拾了！”



曹操大为感慨，请问会期。我笑道：“因得南面文书，故欲转道南阳，再复西行益州。大哥也知道刘焉这家伙与小弟一向不和，此次他更密遣使者联络羌族，故我决意要收拾了他！”

曹操吃惊道：“竟有此事！刘焉王室宗亲，名重德望，怎会做如此不齿之事？”

我摇头苦笑，知道当年操父嵩与刘焉果真多有交情，不然曹操也不会对刘焉这样没成见。我揖首道：“大哥请早日回还，小弟也会尽早结束事务。”

曹操伸手与我紧握，道：“贤弟收络孙坚之事，刻不容缓，闻说文台攻荆州王通耀，杀之，后又兵南阳，因太守张咨不给军粮，又杀之。袁术入据南阳，其有力焉，但闻说术将据南郡、荆州，不赴国难，而欲图霸江右，可恨至极，不知贤弟是否有把握阻止此事？”

我冷笑道：“袁术小儿，骄横无礼，多有叛逆野心，不足为患。孙坚依附于他，多半是借助袁氏名望罢了！无论如何，我不能让袁术据有荆州，否则还不知道会让他添多少乱子。”

曹操大喜，道：“荆州沃野千里，户口数百万，民殷甲实，若被袁术这等野心勃勃之辈得了，天下必危矣。贤弟此去，解民于危顿之中，为兄先为天下而拜！”说罢深深揖礼。

我连道不敢，道：“兄弟间哪还用得着如此客气！此去蜀中险道，不知有否危难，身后家小宗亲，还望大哥多多照顾。”



我的话里有意，如今曹操蛰伏时期，势力与威望自无法与我相比，甚至连军队也要到扬州招募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乍得我这样的良助自然高兴，但不能说他就没存过疑惑。那夜与他互吐衷肠，感情升温，此时我借故说些托付后事的话，顿时让他的那丝疑心全然消去，感佩不已！

他稍显愧色，喟然长叹良久，这才悠悠道：“贤弟这话，未免过伤，为兄今遭大败，匹马无存，在军中连说话的地方都没有。唯贤弟如此看重，操怎敢稍失君望！”

我继续交了个担子道：“小弟侄女杨新，至洛后不知所踪，我深恐两军交战有所误伤，还望大哥不吝寻访照顾。小弟先行告辞！”

曹操颌首领命，又想起一事道：“华佗为操治好旧疾，眼下亦准备往淮、泗一带行医，贤弟不去看看吗？”

我笑道：“自当从命。小弟祝大哥至扬州多招些兵马回来，粮草方面便交由我来组织罢！”

曹操不再跟我客气，闻言呵呵笑道：“如此，贤弟费心。”

正自说话间，韦肇迎上来道：“禀主公，张奋领人求见，自称有要事与主公商议。”曹操对商贾之事显得不很在意，见说便推故先辞，稍顷便领着其司马夏侯惇，还有曹洪、曹仁、夏侯渊、任峻等人，俱来向我辞行。

曹仁浓眉阔眼，鼻额硕大，为人孔武壮健，竟让我隐约看到了几分董卓的样子，暗暗好笑。招呼毕了，我笑谓曹操道：“大哥的这些将领，无一不是好汉，有将如此，招兵之事应该易如反掌！”



众将得到夸奖，忍不住大显得意。毕竟，在这个年头被虎骑大将军如此赞扬的人还少。曹操哈哈大笑道：“此皆我近亲宗族，都不是外人，岂能跟贤弟身边的诸多虎士相比啊。”我淡淡笑道：“小弟可未有大哥这般求贤若渴呢……”

曹操一怔，知我听出了他嫉妒之意，随即大笑。上得马去，他精神焕发地率众向我告别。经过汴水一战，曹军将领无不得我恩惠方能全身而退，故皆以恩公视我，此番各自带笑揖首别过，十分恭顺。

※ ※ ※ ※

我回到帐中，卢横已在前方迎接。帐中，一边侧首坐着英俊洒脱的河南大贾张奋，另一边，两个坐立不安如热锅上蚂蚁般的人，此时正负手踱步，不时发出焦虑的叹息声。

我吃惊不小，马上认出其中一人正是当年在洛阳与我争风吃醋的胖子武孙颀，另一人也不面生，是“京畿四富”中的老末徐钟。

武孙颀见我进帐，马上讪讪起来，退至帐角，连眼角也不敢抬一下，而徐钟虽强作镇静，却仍在向张奋大使眼色。

我立刻就想起是怎么回事，故作惊讶地道：“哎哟，这不是武孙兄和徐兄吗？多日不见，怎么突然有空跑到在下的帐中来了呢？”

看见我眼角闪烁出的寒光，又闻口气不善，武孙颀胖脸上肥肉一阵哆嗦，不禁“扑通”跪倒，连徐钟也沮丧地跟着



叩首拜见。

“小人知罪，请虎骑大将军高抬贵手啊……”武孙颀颤声叫道，现在的他再也不像在洛阳般心高气傲，视人如无物了。当然，也许是我的感觉错误，毕竟，他跑到昔日情敌的帐中来磕头，这个行为本身就隐含着巨大的用意。

张奋起身恳求道：“将军，徐兄和武孙兄已被董卓抄家灭门，此次前来，是想以族中秘宝来换取将军属下颜商地位的。”

卢横闻言，不禁冷哼道：“张奋，你难道不知道自己的身份吗？暴露颜商之罪，你担当得起？”挥挥手，帐帷四下便闻一阵令人心脏紧缩的拔刀声。

张奋容色不动，微笑道：“在下岂能不知将军手段？只是此次实该在下立功受爵。至于罪过，我看还是留待将军询问过他们再说罢。”

卢横大怒，自腰际抽出短刀，抢上一步。我摆了摆手，负手走至主榻坐下，道：“徐钟你先说。”

卢横余怒未息地瞪着张奋，半晌方走至我背后立住，拍拍手，帐中顿时拥进十余名侍卫，横眉怒目地分两排站好。

张奋只是淡淡微笑着，径自坐下。我心道：秘宝？还有什么东西比洛阳四贾的声名更重要呢？

原来，董卓入京之后，早已将四贾打探清楚，又曾垂涎其财，多方賒借未果后，恼羞成怒，遂便趁迁都之际，派兵将四富宅邸包围，杀人劫掠，干起为人不齿的盗匪勾当。单涇、陈炜被灭满门，枭首弃市，而徐钟因曾为山贼，身手不凡，又赖手下死战，方才脱险，救了武孙颀后，两人扮作难



民逃了出来。

徐钟的三角眼中掠过哀伤无比的神色，转瞬间又爆出无数光芒，哽声道：“我等妻儿老小，举家百多口丧于一旦，董老贼，此仇必报——”

武孙颀亦呜呜地哭着，现在他的样子，根本不像当初那个骄横的大商人，反倒似个受了欺负的小孩。

原来京都大乱，连天下首富单泾也没能逃得掉，看来他挂了后，该是我颜鹰出头了吧？我没有一丝同情感觉地道：“哦，那你们怎想得到来投我麾下？我出兵河南，实属机密，并不想为人传得沸沸扬扬。”

徐钟与武孙颀交换了个眼色，武孙颀道：“小人等也是偶然得知将军在此，此张奋兄之功也。”

我一想，这两人与张奋肯定有所瓜葛，要不然不会遇到事往河南地界跑，来求援助。我“哼”了声道：“你们也想加入颜商？何故？”

武孙颀道：“不瞒将军说，我等也是仰慕甚久矣。‘颜商’兴风起雨，令行不二，队伍诡秘难测，掌握巨大的盐粮贮资，又有大人您撑腰，何事不可定也？我等向以收土并奴，不喜营铺，每每供享朝廷，为求一微职而不得，不准乘马，唯驴牛代步，不准穿缣帛绸缎，只可布衣。此外，我等不在常籍之中，身份寒微，如今为董贼寇掠，道业中崩，唯有以身家性命相与将军，还望不吝施惠！”

两人俱在帐中连连叩首，我淡淡道：“‘颜商’不是随随便便就可以施舍给人的名号，你们想效忠于我，也得做出点贡献来，我颜鹰可不用无能之辈！”



两人相视窘迫，推诿良久，徐钟咬牙做痛惜状地道：“只要将军能允我等做奴，就算贡妻献妾亦无怨言，况其他乎！”从怀中郑重地取出一部绢册，以帛系之，漆封处印刻着篆文“单”字，很显然取自他那个倒霉的老大处。

武孙颀也颤抖着从袖筒里拿出了两部名册，很不舍得的样子。我先揭开他的东西一看，却尽是一些京畿一带地契商号，加上已经无法转移的那些宅邸园囿，看上去价值十数亿，实则一文不值。我拍案大怒，喝令推出斩之，吓得他连呼饶命，哆哆嗦嗦地将另一册厚厚的簿子奉上。

我将几部册子展开一阅，不禁大为震动。假作沉思了半晌，这才漫不经心地道：“颜商自有颜商的规矩，尔等切不可违反，否则谁也救不了你们！”

两人见我意动，哪里还不连声称是？我挥挥手命他们与张奋先且退下，这才仰天大笑起来！

一边的卢横早已吃惊得张大了嘴，困惑不解地道：“主公，这，这就答应他们了？”我缓缓收敛起笑容，得意扬扬地道：“先稳住他们罢了，这些人，还是有些用处的。你瞧瞧，徐钟送来的是单涇在并州经营的内容，他安插在河东的人可真是不少啊。”

卢横接过我扔下的绢册，轻轻揭开细览，稍顷不禁疑惑地道：“怎么，难不成是单涇策动了并州黄巾吗？”

中平五年，并州郭太自号黄巾，起于西河郡白波谷，其后寇太原郡、河东郡。董卓入京后，遣其婿牛辅将兵击之，大败，郭太遂引兵河东永安、杨县、襄陵、闻喜，至河东郡治安邑，众十余万人，扬言渡河，兵锋距洛阳最近时仅数百



里。

郭太所部有正规武卒近万，骑兵甚众且训练有素，根本不像普通的黄巾军。怪不得董卓屡战屡次失利，谋议迁都避害。甚至照我的想法，董卓顾忌关东联军根本不如并州黄巾更多，迁都之后，董卓且实行焦土政策，争取到了战略上的主动权。如今，无论是黄巾军还是关东军，在如此顽固的敌人面前，都只能自叹不如。

可以想见单经支持并州黄巾的用意，他恐怕也痛感没有自己武装力量的难受吧。可大事将定之际，却突然身遭毒手，这未尝不是一种遗憾呢，哼哼！

郭太军的物资装备，皆赖单经保障，如今其主不在，而武孙颀、徐钟他们又都被抢得精光，再谈不上维持军队的巨额装备、补给费用了。有这些原因，才使他们交给我这个既很诱人、又很烫手的山芋罢？

至于武孙颀递交的簿子，全是单经、陈炜二人在各地的商号、地主名册，内容翔实有效，不但有人名索引、详介，还有各家的土地和佃户数量、经营范围、进销货渠道等，可谓一册在手别无他求。

很显然，四贾各有地盘，难以渗透，徐钟、武孙颀将单经和陈炜的商部名册交出来，实则是想借此保住自己的实力。在洛阳大劫后，这两人多年的积累尽没，元气难以恢复，故而丢卒保帅，先加入颜商，躲过兵劫，再利用自己往日的声名和暗中培植的势力，企图东山再起。至于单经与陈炜那方面，他们自身难保之时根本无暇顾及，倒不如送个人情给我，还可以讨点好处。



我思忖良久，先命飞函李宣，着她立刻派人前往河东，想办法收编郭太。宣夫人智谋不在我下，具体如何计划，可由她自己考虑。

单、陈二人遗册，倒令我颇感棘手。我虽有外曹尚书王据，然此人现在熊戎，即使马上接令而来，亦需半年的行程。半年时光，原本依靠单、陈的势力肯定树倒猢狲散，各有投靠，再行收服必显艰难。然而我又不可能耗费时间在这上面，须得一得力之人帮助，方可有成。

我无聊地翻阅名册，忽有几条跃入眼帘，皆标以丹朱，似尤重视。

其一，修武张承，父贪财近色，与兄嫂有染，构陷害兄，积年借贷二千二百万钱。张家豪庭，主治兵事，往来兖、豫、扬州之间。中平末积钱五千余万，宅田百顷，奴婢数千，岁贡五百万钱。奴田相佐其事，承不知是吾心腹也。承兄范，其少妻过氏深得范宠，又曾为故中常侍侯览子所淫，未扬。

我顿时想起当年初到洛阳时，那个结巴的老汉向我介绍京畿几位张姓官员时的景象。这个张承我还曾多方打探过，在我军大败三部都尉后，此人继何良而任伊阙都尉，还曾往我北军中侯府衙送过例奉，交情泛泛。没想到被单径挖到老底，连其兄张范的老婆也在算计之内。

其二，庐江桥公，精算术，家资亿计，奴婢千人。经营渔、船、铁、铜、陶等，妻早亡，岁贡千万。其二女养在竹夫人居舍。

这一条便有所隐晦了，恐怕记载时只限单氏自观，故而



如此简陋。桥公既然精于算术、有家有产，妻子也早死了不会戴绿帽，那还有什么理由岁贡单泾钱一千万呢？“二女养在竹夫人居舍”这句话肯定有问题，看来还要好好地盘问徐钟和武孙颀才行。

其三，东城鲁肃，年轻有为，任侠好施，家富于财，往来东海、广陵，贩运私盐。有田产数百顷，比年积粮越五万斛。岁贡二千五百万。

鲁肃字子敬，往后大大的有名。单泾难得地赞了句年轻有为，看起来是十分看好此人。偷运私盐算不得什么大事，然而东南一带的盐类统销除去朝廷，几乎都是单泾把持着，能在其严密掌控之下行事，必定为之默许。光看其贡额如此之高，便知一二。

※ ※ ※ ※

我心中一动，吩咐将张奋唤来。

“士昭啊，此次你举荐二贾有功，我已命王尚书酌情加赏。你仍想留河南吗？”我温言和色，又称他小字，显示出不同以往的对待。

张奋英俊的脸上露出会意的笑容，拜道：“多谢将军！不过经荥阳一役，在下方知州郡已很动摇，豪族大贾无不纷纷外逃以避战火，在下亦不愿独擎义帜，孤守弱城。”

我微微一笑，示意他坐下，缓缓道：“如此，我将安排你前往扬州！”

张奋闻言，神色变得惊疑不定，皱眉道：“这是何故？”



难道将军要流放在下吗？”

我故意露出阴冷诡谲之色，慢腾腾地道：“士昭，你该明白，你虽无颜商名分，但实际上仍是我军的人。看在你年贡千万的分上，王据还额外加授你种种便宜之权，可若你愚蠢地想违抗我的命令，则另当别论了！别忘记了，你既依附于我，那么便须遵令行事，吾可令汝生，亦可令汝死！”

张奋淡淡蹙眉，道：“将军这是在威胁我？”

我脸上挂起了一副凶恶的样子，从喉咙里挤出话来，“张奋，你在河南有宅邸四十座，河南以外十五座，田产六百二十顷，奴婢万三千人，这其中更有我军武卒二千五百人。你族中有口二百七十六人，三分之二为妇孺老弱。你今在我营中，而我只消一道命令，半日之内，你张氏之名便可从河南消去！你也不希望我会这样做吧？”

张奋又是惊惧，又是压抑，半晌方勉强笑道：“将军认为那些兵马就一定会忠于你吗？”

我哈哈笑道：“士昭你真是聪明一世，糊涂一时啊！我岂能不知你会暗中做些手脚，买通那些武卒？然君愿否与我一赌？明日此时，我可令汝族中尽灭。若不然，我可放你一条生路，并应允再不与汝为难。”

张奋额上汗落，颤声道：“在下何过？将军如此毒辣，难道不怕群起而攻之吗？”

我起身淡淡笑道：“张奋，你年少有为，又如此风流倜傥，不该是这般愚昧之人罢？光和年间，张氏在河南郡只不过是三四流的家族，且备受宦官之害。中平四年你初识周陵，因而加入颜商，之后宦人再无寻衅，何故？且我岁出盐



货、谷粟、铜铁给关中，从周陵、王据手上，张氏得到的利润年且万万，这样丰厚的报酬，我又有没有索取过贡金之外的片瓦只砾呢？”

张奋伏首在地，半晌方战战兢兢道：“在下该死！”

我脸容一变，提高了声音道：“我颜鹰行事无羁，唯想求者，不过是尔等的忠心！如今，你已据河南旺族，张氏门楣为诸郡相羨，一言九鼎，连令尹也须礼让三分。这一切权力地位，自然汝有力焉，不过若我有心，亦可在两年内渐毁汝祖基，侵汝田地，收汝奴婢，令汝货不出乡间，食不足饱，衣不得暖，渐为人鄙薄，穷苦丁零，形单影只而死！你又愿一赌？”

张奋的心理防线终于崩溃，叩首出血，哑声道：“在下不赌，我愿服输，从此不敢滋生二心，只愿忠心于主公，从主公之命！”

我重新坐下，放缓了声音道：“颜商之重，容不得我有半点疏忽。你该知道，尔等所贡之钱物，多半是用在建设醴阳、开拓熊戎以及建立西海牧场之上，尔等乃数十万民众的衣食父母，岂能有丝毫动摇？”

张奋一怔，带血的额头印着麻麻点点的凹凸印记，又复抬起，俊俏的脸上惊疑顿去，随之换上一种复杂莫名的神色。

我仍令他跪着，淡淡道：“王据御部，一曰忠，二曰忠，然非我属下，无不阳奉阴违，只碍于我军势强，尚不敢显。今我已命提拔新官，行各州郡亲治，凡颜商武卒，岁训三次，两年轮置。颜商家主，每年须亲至醴阳呈报功过，且



治刺奸若干，秘巡诸郡详察，误者罚，罪者杀！”

张奋浑身一颤，叩首道：“主公……英明！”

我呵呵笑道：“起来罢。士昭啊，你嘴上说我英明，恐怕肚子里是骂我专横呢！”见他脸色如土连称不敢，我更是大笑起来，“然若不如此，便无法辖治更多商贾，一旦出事，牵连甚广，尔等无不有性命之忧啊！”

张奋连声诺诺，我看了他一眼，微微笑道：“士昭，我很看重你的才干，不过我需要的是忠心的人，不知道你能不能令我满意呢？”

张奋见我颜色稍霁，犹疑良久，才躬身抱拳道：“在下是个商人，商人趋利避害，自古皆然。”

“好！”我不由得拍案叫道，“在这种情形下还能讲出真话，果然是个人物！士昭，我无意制汝，适才恫吓之言，实属试探，还望包容海涵。”

张奋苦笑道：“在下岂敢怪罪主公？况且，适才将军之言，已令小人警醒，如今想来更是冷汗涔涔，只盼勿再使主公气恼！”

他的话中大有不满，恐怕刚刚我的言辞果真太过激烈了吧！我笑道：“我这人不像其他，或卑节下士，或以德报怨，表面上爱贤尊才，实则嫉之，使真正有才之人得不到用武之地。我不会惺惺作态，我想要的人，哪怕拐骗利诱亦须得偿。而为我所用者，不论门庭出身，不论贫贱，一视同仁。只要忠于我，又有才，便即放手令他施为！士昭你岂不知王尚书、司马将军乎？”

张奋盘膝坐下，以熏香手绢拭去额头血迹，喃喃道：